

文學初步讀物

射擊場的秘密

斯·阿列夫耶夫著

高善毅譯 巴拉曉夫插圖



通俗讀物出版社

本書說明

這是一個偵探故事，寫的是幾個帝國主義間諜分子，潛入蘇聯國境內，企圖偷竊軍事情報。他們利用蘇聯人民的一個叛徒，把某科學研究射擊場裏的一隻狗想法弄到手，挖去一隻眼睛，換上一隻裝有特製照像機的假眼，然後把狗放回到射擊場內，照像機就自動地把場內活動照下來。間諜們獲得這一項重要情報後，立即派人偷越蘇聯國境，企圖把底片送給某帝國主義國家的特務機關。這個混出國境的間諜，被蘇聯邊防軍查獲了。蘇聯保衛機關經過周密的偵察，破獲了這個案件。

一個企圖越境潛逃的分子，在他爬到離外國領土只剩最後幾公尺的地方時，被邊防搜索小組發現了。

戰士們原想活捉這個越境分子的，但是這個罪犯却一面繼續向前爬行，一面用手槍開火了。邊防戰士不得不使用了武器，結果越境分子被擊斃了。

在雙方對射的時候，班長曾經發現他把左手伸到嘴邊。當把越境分子的屍體送到防哨所時，班長就向上級報告了這個情況。

過了一個鐘頭，病理解剖醫生把屍體解剖了。從死者的胃裏取出了一件奇怪的東西。這是一個很小的螺旋捲，很像坤錶裏面的發條。它是用最薄的膠捲做成的，由於胃酸的作用，已經有些變樣了。無論醫生或者是邊防哨的軍官們，都不能斷定這個小螺旋捲的用途。於是就把它送到化驗室去檢驗。

原來這個小螺旋捲不是別的，乃是一種特別小的照像機上所用的、已經沖洗好了的一捲非常小的底片。

化驗室的工作人員在儘量放大以後，才洗出這些照片。全部照片湊成了一本像片簿子，一共有六十張，按原來膠捲上照的順序排列着。

一部分照片因胃酸對軟片的腐蝕作用已經損壞，因此照片上都是一片模糊的斑點，想要看出上面所照的東西，是一點也不可能的了。

在洗出來的、較為清楚的照片上，有的是人的大腿，有的是腰身，有的是擺出各種莫名其妙的安式的手臂。有的還照下臉的某一部分，例如，有的是鼻子和嘴，有的是眼睛和鼻子，還有的是耳朵和部分面頰。

在很多場面中，攝影者在拍照的時候竟故弄玄虛，把照像機擺歪了，還有幾張照片是在鏡頭朝下時拍的。顯然，攝影者沒有使用一般的攝影方法。

在很多照片上，還照上了許多似乎不應引起攝影者注意的一些東西：電綫桿的下半部，一塊灰土已剝落的牆基和空的罐頭盒子。

有一張照片上，照着一隻氣勢汹汹的貓，牠揚起了一隻腳爪準備廝打。另一張照片上，是一隻翹着翅膀奔跑的小雞。最後的幾張照片上，照的是一

些技術用具和機器零件，在它的附近還可以辨認出三個軍官和兩個中士的形象。

全部六十張照片中，比較能令人滿意的只有二十五張。

令人奇怪的是一張照着人和物體的特別畫面，人的下肢特別龐大。攝影者完全忽略了光綫問題，因此在像片上往往只看到一些人和東西的黑影。

當把這個像片簿交給技術處的軍官審閱時，他們都驚愕起來：因為有些照片上，照的是在H城科學研究射擊場上進行軍事技術試驗的一些場面。

很顯然，在進行軍事技術試驗時，是不准拍攝任何照片的，軍官們甚至想像不出來，這些照片是怎麼弄到的。

於是，決定委派一位有經驗的軍官柯列斯尼柯夫中校來調查這個案件。

柯列斯尼柯夫在動身去H城以前，這個越境分子的身分還沒有查明，除了照像底片之外，再沒有發現其他的罪證。

二

科學研究射擊場座落在離城市很遠的郊區。它佔了很大一塊面積，周圍

有很高的圍牆；此外，在射擊場上進行試驗的那塊地方，還有三公尺高的磚牆。試驗場嚴密地防範着外人的窺視。同時射擊場還有專門的部隊嚴密地警衛着，而崗哨都安排得十分妥善，以致連哨兵也看不到試驗的場所。

柯列斯尼柯夫穿着射擊場的軍人所穿的服裝，他剛到H城的時候，這些情況馬上就映入他的眼簾。

當射擊場場長看到了柯列斯尼柯夫所帶來的照片時，他的前額立刻冒出一大粒的汗珠來。當他在一張像片上發現了他自己的微笑的面孔時，他驀地跳起來，不知所措地在屋裏踱來踱去。

「中校同志！」他向柯列斯尼柯夫喊着，「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難道在很近的距離面對面地給一個人照像，而能夠不讓他看見嗎？」

柯列斯尼柯夫回答說：「既然像片擺在您的前面，看樣子是能夠的。」

柯列斯尼柯夫中校在多年的實際工作中，還沒碰見過這樣離奇的事情。照片已經照出了在五月十五日從中午到午後兩點鐘進行的一次試驗的個別情景。

場長告訴柯列斯尼柯夫說，這個神秘的攝影者只拍了試驗的個別場面。

全部照片中，只有十張是與試驗有直接關係的。

可以斷定，有三張連續拍照的照片是反映着試驗的三個連貫的場面。因為全部試驗過程都按照預定的時間進行的，所以可以斷定，這幾張照片都是每隔一分鐘的時間拍照的。

由此可以設想，顯然其他的照片也是這樣連續拍照出來的。這就是說，全部拍照的過程需要的時間是一小時。

確定了這一事實，對柯列斯尼柯夫來說，是有很大大意義的。他現在已經確切地知道了罪行發生的時間，就可以集中精力來分析在這一個鐘頭內，在射擊場裏所發生的一切事件。但當柯列斯尼柯夫剛要進一步深入研究情況的時候，困難又馬上排山倒海般地壓下來了。

中校和那些執行試驗的人認識了，他們一共有五個人：場長、技術副場長、一個技術員和兩個中士。他們全都異口同聲地肯定說，射擊場裏沒有任何外人。他們五個人裏面，誰也沒有發現在自己同志那裏有任何和照像機相像的東西。

當然，用來照像的這個照像機顯然是很小的，也許它不容易被人發現。

說實話，柯列斯尼柯夫在這次事件以前，也審理過各種各樣的案件，但是還沒有見過像這樣小的照像機。那麼，既然有照像機，自然也就會有照像的人了。

他到底是誰呢？

所有參加試驗的人都不只一次地被照上了，有的是單人，有的是幾個人。有四張照片是參加試驗的五個人都照在一起的。這是否可以作為認定這五個人中間，誰也不是那個神秘的攝影師的證據呢？

不，不能。

這些照片的本身就說明着，照像機是自動拍照的。只要一次把自動機上好以後，它就會自動地、每隔一分鐘拍一下，直到底片照完為止。那就是說，一個人把照像機上好，並把它放在某一個固定的地點以後，他還是可以出現在鏡頭的前面。柯列斯尼柯夫所以會斷定照像機是自動進行拍照的這一點，還因為有些偶然的物體竟也拍進了鏡頭，而這些東西顯然不是攝影者所感到興趣的。

但立刻又出現了新的問題：照像機放在射擊場的什麼地方呢？

柯列斯尼柯夫手裏拿着像片簿子，長久地、細心地研究着一切情況，他得出了一個無可爭辯的結論：照片是從各個不同的地方拍的，同時照像機是在場內不停地移動着，看來，有時還是以很大的速度在移動着的。

柯列斯尼柯夫又確定了另一個重要的情況：三張連續的照片是從射擊場上不同的地點拍的，各個拍照地點之間的距離很大。中校以飛快的步伐，用十分鐘的時間才走完這段距離。但照片却是每隔一分鐘拍一張……

這就是說，照像者要以飛快的速度從射擊場的一端跑到另一端了。為了什麼呢？難道只是為了照一堆磚頭，然後又飛快地跑回來拍場長那微笑的面孔嗎？

假如認為這個神秘的攝影師是參加試驗的某一個人的話，難道他能夠用這樣快的速度在場內奔跑，同時又完成他本人的試驗任務嗎？
不，當然不能。

柯列斯尼柯夫詳細詢問了執行試驗的軍官和中士。他們當中任何人也沒有發現自己的同志有什麼奇怪的行為。誰也沒有離開過距離試驗地點五十米以外的地方。可是照在像片上的那堆磚頭是在離試驗的地點約有二百公尺遠

的地方。這個謎看來是不可理解的。

一種假設代替了另一種假設。有時，柯列斯尼柯夫認為照像機是無人操縱而自行移動着的。有時，他又設想這些照片是從遠方，用望遠鏡拍照的。幾十個設想，一個聯一個地接踵而來，但後來又立刻都被事實推翻了。

三

一天早晨，柯列斯尼柯夫從提包裹拿出「卓爾基」照像機和幾捲底片。他來到射擊場場長那裏，請他把所有參加試驗的人都叫來，以便在他們參加之下，按着那個神秘的攝影師所拍的像片再重拍一次。

柯列斯尼柯夫一次又一次地看着像片簿和取景框，按照照片上所照的形象，把所有的場面都照了下來。為此，他差不多全部時間都得伏在地上。把照像機放在一定的角度，從下往上照。

當他想按照那個神秘的攝影師所耗費的時間來拍照時，他才明白，他必須在射擊場上不停地飛快奔跑。匆忙地伏在地上，然後再爬起來向前跑。

柯列斯尼柯夫按照照像機在場內移動的路綫劃出了一個平面圖。結果構

成了一幅支離破碎的蜘蛛網，密密麻麻地佈滿了整個射擊場。

在六十分鐘以內進行這樣的拍照，是一個人的體力所不能支持的。就是機器也不能完成這件工作，因為不論哪一種機器都不能自動地轉換速度，按這樣的曲綫行進。

柯列斯尼柯夫回到屋裏以後，生氣地把照像機往牀上一摔，就坐在軟椅上。他連底片也沒去沖洗。

午飯後，他出去散步，然後在射擊場不遠的一個街心花園的長椅上坐了下來。

微風吹過，稠密的樹葉輕輕地顫動着，發出簌簌的響聲。孩子們在一個很大的沙土箱裏玩耍着。婦女們有的織着毛衣，有的拿着書本坐在長椅子上，照看着孩子。過來一個穿着白圍裙的清道夫，手裏拿着一支紙煙來借火。柯列斯尼柯夫劃着了一根火柴。清道夫點了煙，道過謝以後就走了。天黑了下來。柯列斯尼柯夫把煙頭拋到垃圾箱裏，起身回射擊場去。

過了三天。柯列斯尼柯夫接到電報叫他到首長那裏去。

中校的報告很簡短，而且是不能令人滿意的；首長也沒掩飾自己的不滿情緒。他聽完了柯列斯尼柯夫的報告以後，突然從辦公桌裏拿出一張像片。柯列斯尼柯夫驚愕地看着這張像片：像片上照着他自己，穿着他在射擊場裏所穿的那套制服。

首長問道：「你為什麼要穿着這樣的衣服去照像，又不妥善地保管這張像片？」

柯列斯尼柯夫沒有回答，他的思想立刻又飛回到H城，飛到他在幾小時以前才離開的射擊場：神秘的攝影師在繼續活動着，顯然他已經知道了，人們在尋找他。

「您為什麼不回答呢？」

「我不知道我應該向您說些什麼，」柯列斯尼柯夫回答，「我沒有穿這套制服照過像。這是他們搞的名堂。」

「誰搞的？」

「我正在偵察那些搞的人。」

道：

首長皺了皺眉頭。他靜默了一會兒，看着柯列斯尼柯夫的臉，然後說

「不要激動，柯列斯尼柯夫，也不要抱怨我。請你先唸唸這封信吧。」他遞過來一張信紙。信紙上用清晰而恭整的字母寫道：

把我這個新朋友的像片給你寄去。請告訴我，他結婚了沒有。

佳。

首長又問道：「你想一想，這個發信人的意圖是什麼呢？」

柯列斯尼柯夫目不轉睛地看着這封信，力求能看透信中不可告人的含意。

他慢吞吞地說：「看來，他們不但在射擊場裏發現了我，而且已經猜到我是為什麼來的。」

「大概是這樣，」首長回答說，「你知道這封信是怎麼落到我手裏的嗎？」

「甚至連一點影子我也猜不到。」

「這是一件很有趣的故事。我們原想傳訊一個和外國情報機關有聯系的

罪犯。但是沒有找到他。他在傳訊他的前一天離家以後，就再也沒有回來。第二天，在寄給他的信中，發現了這封信和你的照片。」

「信是從哪裏發來的？」

「是從B城。距H城有五十公里。」

五

太陽令人難以忍受地曬着。

柯列斯尼柯夫躺在射擊場氣象台的圍牆陰影下的草地上，腦海中翻來覆去地想着最近幾天所發生的事件。

自從他在首長辦公室裏看到了自己的照片以後，他總感覺到照像機的鏡頭每时每刻都在對着他。

柯列斯尼柯夫睜開眼睛，想從他的頭腦裏驅散那令人煩擾的虛幻形象，但是有一種感覺總是不能離開：他覺得一個肉眼看不見的照像師時刻站在他的身邊。

他的目光向那已經熟悉得無微不至的射擊場不知看了多少次！

看吧，現在有一隻貓懶洋洋地伸着懶腰在草地上走着，這就是全隊所最心愛的「澤特沃爾」，就是被那來歷不明的攝影師給照了像的那隻貓，那張照片現在還保存在像片簿子裏。

看吧，那隻長毛獨眼的大狗——「斯那良德」從台階那裏爬起來追那隻貓去了。牠跳跳蹦蹦地叫着，趕到貓的前面，然後轉過身來向着貓，伏在地上，迎面爬去，似乎是請牠作什麼遊戲一樣。

看來，這個滿厲害的貓並沒有心思去玩耍，牠蹲在地上，呲着牙，豎着毛，伸出右前爪，張着爪尖準備廝打。

當貓發出兇狠的威脅聲的時候，柯列斯尼柯夫忽然覺得好像觸上了電流一樣。他驀地跳了起來，目不轉睛地看着「澤特沃爾」：原來照片上照的正是這個模樣……然後又看了看那隻狗，急劇地轉過身就往家裏跑去了。

過了幾分鐘，參加試驗的全體人員都聚集到他的房間裏了。

柯列斯尼柯夫問道：

「我請你們好好想一想，在進行試驗的那天，射擊場裏有什麼狗沒有。」
軍官和中士們都異口同聲地回答說：「『斯那良德』那天在射擊場裏。」

柯列斯尼柯夫追問道：「這確實嗎？你們是怎樣記住了這件事情的呢？」
場長回答說：「因為『斯那良德』失蹤了兩個月，正在試驗的那天，牠又回到射擊場裏來了。」

「我請求你們，」柯列斯尼柯夫說，「詳細地告訴我，關於這隻狗的情況。」

狗的失蹤和回來的經過本來是很平常的。可是中校却聚精會神地聽着。
兩年以前，士兵們在街上檢到一隻小狗，就把牠帶回兵營，起了個名字叫做「斯那良德」；從那時起，這隻狗就成了射擊場的長期住戶了。牠住在場地邊緣的一個小亭子裏，僅僅偶爾跑到街上去。大約在三個月以前，有一隻瘋狗跑進城裏來了，因此市蘇維埃通過了一項決議，要清除街上的野狗。
有一次套狗時，「斯那良德」也落網了。直到第二天，射擊場的人才得到這個消息。「斯那良德」是大家的心愛物，因此士兵們決定把牠救出來。

於是司務長到套狗工作隊的負責人那裏去了。但晚了一步，隊長說，所有套來的狗都已經殺掉了。

過了兩個月，在五月十五日的早晨，這隻狗活蹦亂跳地、沒受任何損傷

地跑進射擊場來的時候，全體試驗人員是多麼驚訝和高興啊！牠也搖頭擺尾地顯出高興的樣子，在場裏跑來跑去，向人身上撲着，舐着人們的手。

但是在當天晚上，牠又碰到了新的、不幸的事情。牠跑到城裏去了，從那裏回來的時候，却是跛着腿、滿頭傷痕、左眼也沒有了，看樣子，是在打架的時候被咬掉的。

柯列斯尼柯夫聽了這隻狗的意外遭遇的故事以後，不作聲地呆了一會兒，然後問道：

「當『斯那良德』回來的時候，帶着脖索沒有？」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

「從來『斯那良德』也沒帶過脖索。」

晚上，柯列斯尼柯夫細心地檢查了「斯那良德」，同時並把套野狗的工作隊隊長叫來了。

中校說：「我需要知道，你們把在三個月以前套狗時捉去的那隻部隊裏的狗，送給誰了？」

這個直截了當地提出的問題，顯然使隊長忐忑不安了。